

北国风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hljrbbsc@163.com



十八站驿园。



说不尽家乡美

□钱建明



完达山主峰神顶峰景观。

兴安深处 走古驿

□文/摄影朱明东

十八站小镇风貌

车出塔河,沿着镇北高架桥驶过。经永安,过塔丰,走永庆,顺着窄窄的沥青公路,爬坡甩弯地向十八站驶去。

十八站是1685年,在嫩江上游至大兴安岭设立的25个驿站中的第十八个。数百年里,十八站,这个驿站驛子硬是从苍凉中走了出来。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后,十八站被定为鄂伦春民族乡和林业局并用的驻地,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功能健全的小镇。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作为县委工作组成员到此进行调研。那时的十八站,民族乡在南,林业局在北。当时,乡里和林业局的第三产业都不发达,生产经营主要还是靠卖木材。初次来时,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可居住的条件却很差。一栋栋板夹泥房,在砂石路两侧冒着缕缕炊烟,生活单调枯燥。两年后再来此地,板夹泥房变成了砖瓦房,也平添了几栋楼房。原有的砂石路,变成了能并排跑两辆水泥路。当然,两次来此地吸引我的,不是这里的民居和小镇风貌,而是独特的驿路传说和民族文化。

40分钟后,我们到了十八站。把车停靠在十八站入口右侧的遗址处。我早听说这个遗址,初到十八站时就曾到此参观过,只因当时年轻,缺少些深刻的感悟罢了。遗址位于呼玛河北岸不远处近20米高的平台上。近百平方米的遗址上比原来多了一圈铁栅栏,新涂的漆刚刚干,近闻还有些刺鼻。大兴安岭开发后,国家考古队曾先后两次到此考察,先后在此处及十八站以西3.5公里、以东5公里处发现三处遗址,出土了很多稀奇的石器。刮削器、尖状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收获颇丰,考察证明:这些石器距今达12000年。器形、风格、大小等,都与北京周口店出土的石器相似。考古队如获至宝,兴奋得不得了。后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将十八站旧石器文化遗址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兴安自古不荒凉

1982年6月,在十八站3个遗址处分别立了高1.4米、宽0.9米、厚0.12米的石碑。碑上都竖刻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八站遗址。

石碑自然还是1982年时立着的那块几石碑,字体古朴凝重,苍劲有力。背面刻着的百余字,却因风侵雨蚀,早已斑驳模糊。碑文刻着的内容主要是对遗址的发现、挖掘时间以及出土文物的件数和挖掘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扼要叙述。十八站遗址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大兴安岭远古时期再也不是旷古无人的不毛之地了。早在一万多年前,大兴安岭就有了人类,而且已成聚居规模。立石碑时,一位当地领导讲解发现遗址的意义,并建议加大宣传报道,让更多人知道:大兴安岭绝非苦寒之地,更非自古荒凉没有人烟。

我手扶石碑端详,除了碑文模糊外,碑体也有些老旧。40多年前立的,当然有其局限性。那一道道山岭,还有一片片树林苍翠绵延。远古文明是一笔宝贵财富,也是大兴安岭宝贵的历史。大兴安岭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一代又一代敢于探索勇于发现的探索者。

乡政府还是一栋平房,似无大变化,只是几经修缮,门脸变得耐看了。感慨之余,我和当地几位朋友在大门前合了影。当年来此调研,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好在离林业局食堂不算太远,赖着脸填饱了肚子。

依山傍林的公园

驿园是十八站林业局精心打造的一个开放式公园。大门前立着高大的牌楼,正中有蓝底金色两个大字“驿园”。大门两侧各筑有一只石狮子。驿园是十八站林业局的文化名片。当地一位朋友说,这几天林业局正筹备鄂伦春民俗文化节呢,届时这里将成为开幕式的主场地。驿园里除了“龙蛇龟背驮”的驿路文化符号外,还建有长廊和亭台。吸引我的,倒不是这些景观,而是长廊前的地上绘制的驿站图。

大兴安岭的公园,多依山傍林,即便地势平坦,那树木也一定要茂盛。驿园生长着俊美的樟子松。我对樟子松情有独钟,不仅因其高大挺拔、葱郁苍翠,更是因此树有着一种顽强的精神。我欣赏着,感叹着。驿园里的樟子松,不就是古驿路上千株万棵樟子松的缩写吗?樟子松不愧是精神之树。

在十八站北出口,我被路两侧的景观吸引。路口西侧是形体各异、排列整齐、高不过两米的“驿”字碑林。这些“驿”字,都是古今名人所书的传拓之本。拓印字体涵盖篆体、行楷、隶书和魏碑等。放眼望去,碑林“驿”字铁画银钩,苍劲有力。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娟秀美丽。路口东侧建有驿站门楼及驿路呈祥和人物雕像。原木搭建的门楼挂满了红灯笼,远远望去,一派喜庆。遥想当年驿站,一盏灯火幽幽暗暗,闪着清冷的灯火,该是何等孤寂。长阶缓缓,驿站门楼似在遥望,又似在古驿路上追忆苍凉。朋友问我要不要登门楼而观景,我摇头。不用上去,我也知道四周的风景一定是美的。

门楼前一座垒砌的石碑,上面拓着康熙的御笔:驿路。字体风格雍容,笔力刚强,如苍岭劲松,傲然耸立。康熙竭力开发驿路,确保边疆长治久安。能每隔30公里依序设立驿站,直到当时沙俄临界的黑龙江边,其捍卫疆域的决心可见一斑。那时,大兴安岭东部林木苦寒,人烟稀少,何谈安宁与发展?门楼前的石碑端正大气,而路两侧的古铜色塑像则栩栩如生。一侧:一名站兵往马槽子里倒草料,一名则在骏马后几步远的地方举起马鞍子,准备往马背上搁。另一侧:两个挎刀的站兵,一名骑在马上,回头与另一名立于原地的站兵挥手告别。那马已蹄蹄欲奔。就要出发了,就要向下一个驿路疾行。在他们两个中间,筑着3米来高的石垒方印,上面闪着古朴的光:黄金之路十八站。



古驿路在黑龙江省境内有千余里,驿站遗址33处。我花了6个小时,在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境内观光古驿路,算是对古驿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唐初大学士褚亮有诗云:“浮光随日度,漾影逐波深。”在悠长的古驿路上,我的文字仅为走马观花之笔。



十八站北驿路口。

锦河大峡谷赏花海

□文/王伟光 摄影/卢伟力

距离边陲黑河13公里的西南方向,有一片茂密森林,其间隐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幽静去处“锦河大峡谷”景区。小兴安岭东麓的绵延,黑龙江支流石金河中游的湍急,孕育了她婀娜的身姿,形如欧米伽(希腊字母),更像牵手相连的情侣。湍急的激流、轰鸣的水声、纯净的天地,吸引八方游客。曾有人渲染:峡谷有九寨沟之美、张家界之奇、澜沧江大峡谷之壮观!

北方的四月,乍暖还寒,而此时的锦河大峡谷却是春意暖暖,漫山遍野的达子香迎风怒放,恰似紫色的云霞飘落人间。披着绸缎般的春风,聆听鸟鸣啾啾,漫步在花掩映的栈道上,放飞思绪,信马由缰,小资情怀油然而生。达子香,又名兴安杜鹃,它也是伊春市花。属于杜鹃科,生长在崇山峻岭的陡壁上,或岩石嶙峋的缝隙间。每年四月下旬冰雪未尽时开花,可谓春发第一枝。她虽没有江南杜鹃的娇艳,没有洛阳牡丹的富贵,但它却有香自苦寒来的红梅傲气,勇于战胜恶劣环境的筋骨。冰雪消融时,它最早传递春天的信息;百花盛开时,默守山林,修炼亘古不变的信念。

游览锦河大峡谷,必经拍摄电视剧《知青》的影视城,它还原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的生产生活全貌。



锦河大峡谷。

城内的饭馆、照相馆、邮电局、供销社、小学校、粮仓、食堂、宿舍,墙上的标语,将人们带人那段难忘的岁月,神交赵天亮、周萍等主人公。据悉:锦河农场前身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有大批知青到这里下乡,小说《知青》的作者梁晓晓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创作的知青小说素材大多源于此。追溯到建国初期,为了屯垦戍边,建立稳固的边防,十万解放军转业官兵和内地青年,来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屯垦种粮。他们付出了青春和汗水,甚至是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锦河农场就是一个缩影。还有锦河农场建造的景区朱家大院,是电视剧《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的家,那部剧描写了100多年前的山东人不屈服命运的安排,背井离乡,跋山涉水闯关东。



达子香盛开。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700妙赏频道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